



# 那一串项链

□ 朱雪锋

在城市的郊区，有一间普通的平房，这里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男生名叫顾清和，女生唤作江若瑶。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相识于一场老乡聚会。

顾清和，人如其名，眉眼清秀，带着文艺气。而江若瑶是个漂亮可人的女孩，模样也如名字般灵动。

因为两人颜值相当、气质相仿，又同为老乡，在聚会上很快就聊到了一起，还互加了微信。此后，他们经常联系。不久后，顾清和与江若瑶便成了一对校园情侣。

毕业那年，他们商量着留在这座城市，不回老家了。于是，他们搬到了郊区的这间平房。这里房租便宜，可生活设施却很一般。但他们毕竟是刚毕业的穷学生，只能暂且凑合着住。尽管生活条件简陋，可他们对未来满怀信心，期待着能尽快挣到钱，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然而，找工作并非易事。若瑶毕业于中文系，凭借着出色的文字功底，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勉强算是专业对口。可清和毕业于美术系，擅长画画。但如今画廊行业不景气，大多都不招人。无奈之下，清和只能在郊区的一个风景



# 拐杖情深

□ 陈日铭

手机忽然“滴”地一声轻响，我指尖连忙点开标着“阳阳”的对话框——是外孙从上海发来的消息：“外公，您去新光蔡桥猫宁快递点取个快递。”

我连忙从微信上追问：“是什么物件呀？”屏幕那头只回了句：“您取了就知道啦！”

我坐在沙发上琢磨起来：取暖器、微电扇、弹性座椅、双肩包……这些往年他都寄过了。今天许是一箱脆生生的苹果，或是一盒新茶，再不济，也该是双合脚的棉鞋？心里揣着几分期待，脚步不由得快了些。

赶到快递点，报出手机号接过包裹，拆开的瞬间，我愣住了——里面躺着一根拐杖，紫红色的杖身打磨得光滑温润，上面刻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个金字，握柄处还有一个金色的箍，柄底加上一个橘黄色的防滑圈，整个拐杖显得既美观又实用，一看就知是精心挑选的。我忽然想起前几日和外孙通电话时提过，他外婆膝盖疼得厉害，走路总有些踉跄。原来，这孩子把这事记在了心上。

握着这根沉甸甸的拐杖，外孙从小到大的模样，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铺开。



# 爱情夫妻神仙树

□ 常乐

开天辟地，自古至今，全球树木到底有多少棵？多少种？谁也说不清。

有人估算，约有3亿万棵，7万多种；中国约有古树名木508.19万多株，其中散生古树约1222.13万株，但名为“爱情树、夫妻树、神仙树”的，见者少之又少。

我有幸见过这三种树。

70年代初，我在海军司令部某部当兵，有一次送退伍老兵回河南焦作市“中国爱情第一村”——陪嫁村。

这个村的村头上，伫立着30多棵象征爱情生生土长的古树。其中一棵最老的榔榆树，树龄超过1800年。这是河南省最神秘的村子，数百年来，在这个村结过婚的夫妻，没有一个人离婚分开，真正做到永远相亲相爱、永结幸福同心，白头偕老。这里的人们信奉爱情至上原则，近年来成为情侣打卡胜地，村里打造了婚纱摄影基地，为广大新婚夫妻留下美好瞬间。

1959年春天，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迎接全国第二届、全国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召



开，我参加了海军无线电快速收发报选拔赛，以抄收电文第三名、拍发电报第四名的成绩，被海军无线电快速收发报运动队录取，成为一名运动员。我们海军运动队居住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至回音壁的丹陛桥东侧一座红墙青砖黛瓦、古色古香院子里学习训练九个多月，有幸亲眼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千年古树。在天坛公园皇穹宇西北侧，生长一棵神秘的古树，树龄有620多年。树高10多米，树身有九段纵向褶皱，树冠蜿蜒起伏，仿佛盘绕着九条龙纹，名为九龙柏，又名“九龙迎圣”。更有游客们称之为“九龙柏神树”。关于这棵古树，流传着令人关注的神话故事。据传说，清乾隆皇帝有一次到天坛圜丘祭天，在皇穹宇围墙下休息时，突然听到一种奇怪声音，抬头观望，发现围墙下有九条蛇，一下子钻入泥土当中。乾隆皇帝命人出皇穹宇四处寻找不见，发现围墙外有一棵古树，树干表面布满沟纹，就像九龙腾飞，所以起名叫九龙柏。据说历代皇帝到天坛祭天，都要从这棵九龙柏旁边经过，并围

绕这棵古树转一两圈。还传说这棵古树会随时吐出“仙气”，人吸了这种仙气，能消灾祛病，长生不老。我曾无数次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跑到这棵古树旁边转悠并亲吻、拥抱古树，也想沾点仙气，争取多活几年。回头一想，怎么可能呢，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神话传说而已。2019年10月，我从部队转业回乡后，第五次进京旅游、参加老战友聚会活动，再一次游览了天坛公园，特别来到这棵神奇的九龙柏古树旁转悠了五六分钟。再想去亲吻、拥抱这棵古树，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在这棵树一米之外，用高约一米，粗约五公分的钢管，架起了防护墙，上头挂着一块广告板：禁止攀爬！

另据天坛公园总工程师张卉女士介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先后15次来到天坛参观。

他说，北京天坛公园的九龙柏全世界仅此一棵，非常珍贵。

以美国的实力，复制天坛公园的所有建筑，一模一样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复制天坛的古树，他们就毫无办法了。

2013年他第14次来到天坛

区支个摊儿，给人画肖像画。风景区人来人往，时不时会有人找他画画，可一天下来，收入也不多。

一年又一年，他们辛苦打拼，除去日常开销，几乎没攒下什么钱。渐渐地，清和有些绝望了，而若瑶却看得很开。她时常安慰顾清和，在她心里，两人相爱相守，比什么都重要。

某个星期天，他们去市区逛街。路过一家金店时，江若瑶提议进去看看。顾清和本就无精打采，想直接走开，但看到女友脸上的那份期待，他不忍扫了她的兴，便陪着她走进了金店。

金店内，各种款式的珠宝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台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可一看标价，两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连向店员询问的勇气都没有。他们走到另一个玻璃柜前，若瑶一眼就看上了一款漂亮的项链。但价格高达一万五，两人对视一眼，还是选择了沉默。他们心里清楚，两人的存款只够维持半年的生活开销。

离开金店时，若瑶忍不住又朝那个玻璃柜瞥了一眼。就是这一眼，深深刺痛了清和的心。他们在一起好几年了，他却从未给女

友买过一件首饰。哪个女人不喜欢珠宝呢，更何况若瑶还是个如此美丽的女孩。

一路上，两人都默默无言。回到出租屋，生活依旧按部就班地继续着。

没过几天，清和兴奋地告诉江若瑶，他找到工作了，在一家艺术培训学校当美术老师，只是工作时间长，会晚点下班。

若瑶很为清和感到高兴，说道：“总算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了，你可以好好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不过工作时间这么长，你一个文弱书生，身体能吃得消吗？”

清和望着若瑶担忧的神情，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此后，清和每天早早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有时候回来得实在太晚，若瑶忍不住会埋怨几句，清和只是淡淡地回应：“有晚课。”

日子一天天过去，清和原本就偏瘦的体型更见线条了，手腕上也多了几道浅浅的伤痕。

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外面飘着细雨。顾清和风尘仆仆地回到出租屋，仿佛走了很远的路。他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粉色盒子，让江若瑶打开看看。

若瑶满心疑问，但还是轻轻打开盒子，只见一根项链安静地躺在里面，正是那天逛街时在金店看到的那款。

若瑶惊喜不已，忙问清和：“哪来的钱买的？”

“学校发工资了，就给你买了。”清和若无其事地回答。

若瑶没有再追问，她把头紧紧埋在清和的怀里。

吃过晚饭，洗漱完毕，两人躺在床上聊了一会儿，清和先睡着了。

若瑶玩了一会儿手机，发现没电了，便打开床头柜抽屉拿充电器。由于用力过猛，抽屉被拉出了许多，她看到抽屉底部有一张折在一起的小纸条。若瑶好奇地打开，原来是一张工资条。

上面写着：大华织布厂工号035员工顾清和工种搬运工月份10月工资8000块。

若瑶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一切。她转过身，在柔和的灯光下，看着清和年轻又疲惫的脸，睡得是那么安详、香甜。

若瑶满脸柔情，眼角湿润，胸脯微微起伏。她的身子往前挪了挪，紧紧挨着清和，然后伸出手，紧紧地搂着他。

屋外的雨似乎下得更大了，噼里啪啦地响着，响着……

老屋的夯土墙，泛着暖融融的土黄色，活像一块晒透的蜂蜜糕，甜丝丝的气息仿佛都能透过岁月飘出来。最打眼的，是趴在墙面上的圆饼状蛛网，蛛丝缠得细密又规整，在阳光的轻抚下，隐隐闪烁着微光。蜘蛛稳稳地贴在网中央，八条细腿忙活着勾线补网，那认真的模样，给这略显陈旧的土墙添了几分生气。

在蛛网与蜘蛛网间，我常常看得入了神，不知觉间，阳光已悄然换了角度，从雕花木窗漏进来，在蛛网上蹦起细碎的光斑。那些光斑就像调皮的小精灵，撞得夜幕的露水珠直打颤。我蹲在门槛边托腮看着，忽然发现蛛丝上粘着片灰羽毛，准是麻雀扑棱翅膀时蹭上的。风穿过网眼，那羽毛就跟着荡起了秋千，把我的影子晃成了歪歪扭扭的简笔画。

(一)

花开时节，村里处处洋溢着欢腾的气息。微风轻拂，送来阵阵花香，引得蜂蝶翩翩起舞，也撩拨着我们这些孩子渴望玩耍的心弦。

我和小伙伴们就像脱缰的小马驹，兴奋地举着芦苇秆，在村里四处转悠。那青芦苇尖儿，在我们手中轻轻一卷，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孩儿头大的圈儿。这个圈儿，可是制作捕虫网的关键“法宝”。接下来，便是寻找那神奇的“粘合剂”——蛛丝。

为了找到最结实、最给力的蛛网，我们常常会一头扎进猪圈、牛棚这些角落。刚一靠近，一股混合着牲畜粪便和青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昏暗的角落里，一张张灰蒙蒙的蛛网静静地悬挂着。那些蛛丝，细密坚韧，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泽。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生怕惊扰了这蛛网的“主人”——蜘蛛。轻轻地将芦苇圈儿凑过去，让蛛丝一圈圈地缠满圈儿。不一会儿，一个简易的捕虫网就大功告成！

粘蝴蝶，可是一项技术活，得使巧劲。村外的野菊花开得正盛，那一片片金黄的花瓣，如同灿烂的阳光，吸引着无数粉蝶前来嬉戏。粉蝶们身姿轻盈，翅膀一合，便露出黑底黄点的花纹，在花丛中若隐若现。

我们举着网子，猫着腰，屏住呼吸，悄悄地围了过去。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惊飞了这些美丽的精灵。网口对准蝴蝶，就在蝴蝶毫无防备的瞬间，轻轻一罩，那蝴蝶便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乖乖地挂在了苇梢上，翅膀还在不停地颤动。

“逮着啦！”突然，一声兴奋的呼喊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只见一个小伙伴高地举着网子，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果然，有只蝴蝶在网里拼命地扑腾着，翅膀上的黑点跟着节奏地抖动，仿佛在给我们数着战利品的数量。那模样，既可爱又可怜，引得我们一阵欢呼。

我们围着蝴蝶又唱又跳，小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盯着这只蝴蝶。直到蝴蝶累得不动了，我们才想起奶奶的叮嘱——蝴蝶是花精变的，得送它回家。

小心翼翼地打开网子，让蝴蝶重新回到那片属于它的花丛中。蝴蝶在我们的注视下，慢慢地展开翅膀，轻轻地飞了起来。它一会儿飞到这朵花上，一会儿又飞到那朵花上，最后消失在五彩斑斓的花海中。

(二)

儿时的日子总与这些蛛网纠缠不清。

那年夏天，太阳毒得很，像个大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母亲在院中的砖场上切猪草，“咔嚓、咔嚓”跟夏日的鼓点似的，一下又一下。

我看着母亲忙活，心里直痒痒，嚷嚷着要帮忙。我个头小，使劲儿往石桌旁凑，眼睛瞪得溜圆，兴奋和期待都快从里面冒出来了。学着母亲的样子，我左手扶着猪草，右手攥着菜刀，一下一下地切。刚开始还挺顺溜，寻思着自己也能给母亲搭把手了。可这意外啊，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菜刀突然一歪，刀刃“哧啦”一下就划过我的左手。疼！那感觉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我忍不住“哎哟”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血“噗噗”地往外冒，顺着大拇指直往下淌，没一会儿，地上就红了一小片。

母亲被我的哭声吓得哆嗦，手里的菜刀“当啷”一声就扔了，赶紧跑到我身边，着急忙慌地看我的伤口，嘴里还念叨着：“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她的脸上满是焦急和心疼，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这时候，在灶间揉面的奶奶也听见了动静。她小脚“哒哒哒”地，脚步又急又有点踉跄地颠过来。奶奶脸上全是担心，眼睛里满是焦急和心疼，一边小跑一边喊：“咋啦咋啦，我的乖孙儿！”那声音里都带着一丝颤抖。

奶奶跑到我跟前，瞅了一眼我的伤口，啥也没说，转身就从土墙上揭下几个蛛网。那土墙，年头久了，墙皮都掉了不少，黑一块白一块的，上面全是蜘蛛织的网，密密麻麻的，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地图。

“不哭不哭，蛛网能止血。”奶奶轻声哄着我，她小心翼翼地把蛛网按在我的伤口上。蛛网凉丝丝的，贴在伤口上，神奇的事儿来了，随着蛛网慢慢被血浸湿，那流淌的鲜血竟然渐渐止住了。我止住哭声，瞪大眼睛，盯着伤口上的蛛网，又疑惑又惊讶，心里想着：这小小的蛛网，咋就这么神奇呢？

“这蜘蛛可通人性啦，”奶奶一边轻轻给我擦额头上的汗，一边慢慢说，“前年你爹竹子划了脚，也是它给送的网。”我望着墙角那只小蜘蛛，心里莫名地敬它。

这小蜘蛛可不用我操心。第二天一大早，我往土墙那儿一看，嘿，又有一张新的蛛网支在那儿了。

(三)

腊月十四，按老规矩是扫尘的日子，这活儿最是磨人。

外头寒风呼呼地刮。我拿着那把竹枝帚，刚够着房梁，它就“簌簌”地响起来。房梁上的蛛网，原本就稀稀拉拉的，这会儿散作满屋的银絮，乱飘。

我攥着扫帚柄的手直发软，都有点拿不稳了。天冷得连屋檐下的冰溜子都挂得老大。蜘蛛早不知搬到哪个暖和角落去了，这些空荡荡的网子，孤零零地挂在梁上、墙角。

“慢着点！”奶奶在灶间扯着嗓子喊，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奶奶正守着那口大灶，锅里煮着要扫尘祭灶神的南瓜，热气腾腾的，把她脸都熏得红红的。“蛛丝上沾着去年的福气呢。”奶奶又补了一句。

我应着声，眼睛却偷偷往米缸后头瞟。米缸是那种老式的木缸，上面的漆都掉了不少，露出斑斑驳驳的木纹。缸盖缝里藏着张半旧的网，蛛丝缠着陈米香，那股淡淡的米香，倒像是蜘蛛偷偷藏的年货。

我蹲下来，小心翼翼地用扫帚尖儿轻轻挑起网边。银亮的丝线在冷空气里颤巍巍的，就像奶奶纳鞋底时，从棉线团里抽出来的棉线。

“怎么不扫干净？”奶奶端着簸箕，迈着小脚“嗒嗒嗒”地走过来。奶奶的簸箕是竹子编的，用了好些年，边都磨得圆润了。我指指米缸缝，小声说：“蜘蛛也想搬个暖和窝过冬呢。”奶奶眯起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仔细瞧了瞧，布满皱纹的嘴角就翘起来：“留就留着吧，等开春它还得给咱织新网逮蚊子。”

我听了直点头，把扫帚靠在墙根。那半张蛛网在风里轻轻晃，像是在跟我们说“过年好”。

时光匆匆，一转眼就到了谷雨时节。外头的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湿润的南风在梁间打旋。藏在暗处的蜘蛛终于攒足勇气，从墙角斜斜地牵出银丝。

蜘蛛端坐在它精心织就的八卦阵中央，轻弹蛛丝。透窗的阳光洒在蛛丝上，被蜘蛛这么一拨弄，就变成了金色的琴弦，仿佛在弹奏着一曲春天的歌。

如今回乡，老屋地基上已经种上庄稼。瞥见草叶上的蛛网，总要怔住一下。那些银丝在风里飘，蜘蛛把童年织进了网——老屋上空的炊烟、溪边的捣衣声、梁间乳燕的啾鸣，都凝成蛛丝上的晨露，太阳一照便熠熠生辉。



蛛丝帐